

鄧演達紀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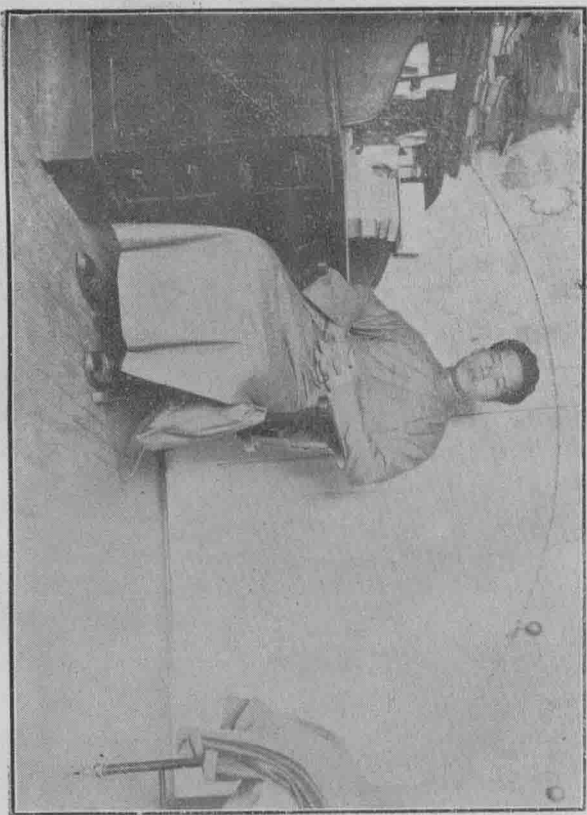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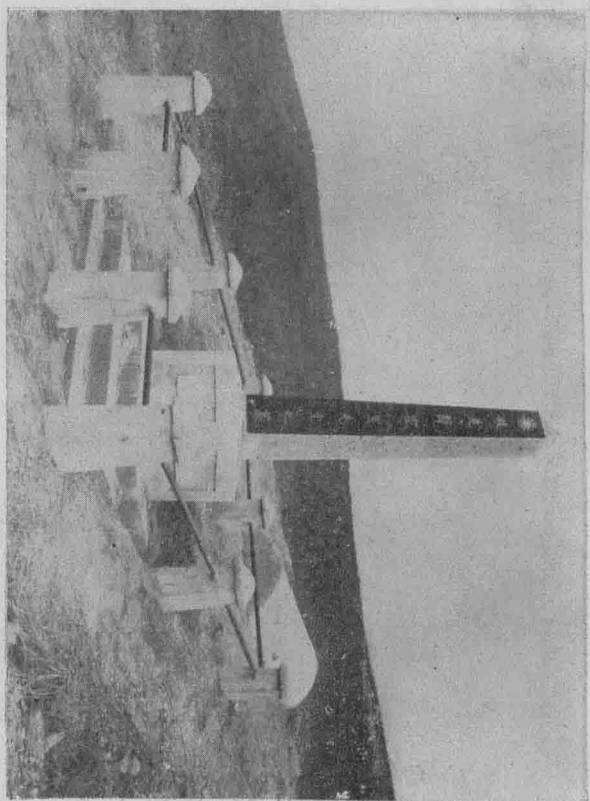
鄧演達先生遺像



鄧先生被捕後攝影



鄧先生室內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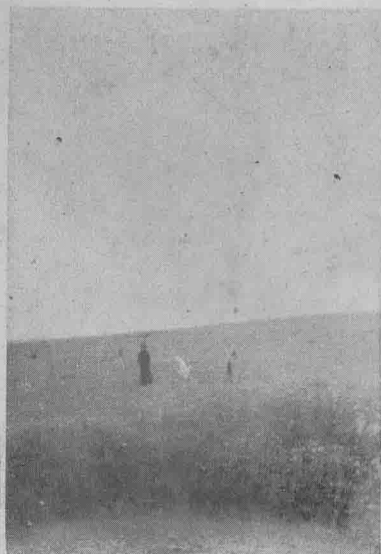
(岡營小外門麒麟京南在)

墓塚之生先鄧



鄧先生之遺體
（先生爲殘酷的
反動統治祕
密所害，月，
日及地點，無
從探查，事後
半月，始稍得
端倪，由先生
家屬及知友覓
得葬地重行棺
殮圖爲易棺後
所攝）。

圖中白色土堆
為鄧先生最初
埋葬處↓



↑圖中有箭頭處
為鄧先生遇害
地點





鄧先生墓地遠望
(有箭頭處爲遇
害時埋葬地)

卷首

一個革命者的生命的價值，正如自然界的一朵美麗之花一樣，只要牠是美的，那末，不管牠今朝正在含蕊怒放，黃昏就被那無情的暴風雨加以摧殘而夭折凋謝，畢竟也是值得人們讚美的，因為牠曾經美化了自然界，曾經美化了人間，雖然時間很暫。

我們的朋友——中國農工平民革命的導師鄧澤生先生死去忽忽一年了，在今日如同黑暗地獄一般的中國社會裏，我們既沒有感覺到苟且生存的意義，就不必爲着我們的朋友死去而悲哀，而且，人只要在生存的期間，盡到了他生存的責任，死算一回甚麼事呢？所以我們懷想先生，紀念先生，也不如一般以『長壽』爲人生幸福的人一樣，說些怨天尤人的頹廢的話。

先生生前似乎不大爲人們所了解，這是每一個革命者應有的命運，先生自然

不能例外，現在，在獻身的奮鬥之下，先生是盡到他的責任了，蓋棺論定，他的思想，他的主張，不獨沒有和他的肉體被那殘酷的統治者一齊用黃土掩埋在麒麟門外的小營崗上，而且，顯然已是深入人們的心坎，願給他以最大的同情，而正在發揚光大；其尤其是先生的整個革命人格的偉大，在目前充滿着十分墮落的空氣的革命環境裏，能給與人們一種深刻不忘的印象，使知中國許多『豬仔頭』式的所謂革命領袖都不外不負責任的標榜主張，造機會，以出賣人格，出賣羣衆的今日，究竟尚有『人』在，這樣，先生雖死，是終于不死的！

這本冊子，是朋友們爲着紀念先生死難一週年所做的文章彙集而成的，如同上面所述的原因，我們很不願意多講感情的說話，只是各自對於先生的思想，主張和人格方面觀感而來的心得，雖然因爲時間和其他的關係，未必很能令人滿意，但是，至少是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先生的。

中國革命依然在險惡的波濤中邁進而奔向牠遙遠的前程，這中間最重要的問

題是：誰能夠把握着中國社會的病的癥結所在？誰能夠對症下藥。誰就得到勝利！我們的死者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如何？革命羣衆今後的努力方向又如何？那只好讓聰明的讀者細心體會去。

在先生逝世後一週年，帝國主義強盜益加瘋狂般進攻，國內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反動，越發是登峯造極了，廣大農工平民被剝削，壓迫所引起的破產，失業以及完全失掉生存自由的苦痛，急切地需要解除；於此劃時代的今日，我們謹以此書紀念我們的死者並呈獻于全國農工平民大眾之前。

毅君 一九三二，十一，廿九日。

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原則是：

第一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使中國土地的生產機能，漸漸脫離個人主義的經濟進到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因此土地問題解決的最後目的是土地國有——土地社會化。

第二是根據現時事實的要求，因為應付封建殘餘及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整個生產關係，故首先使土地的佔有和勞作的矛盾和限制生產發展的障礙——即高度佃租農民無地或耕地不足的問題——得到解決。這就是「耕地農有」或「耕者有其田」的原則。

目錄

卷首

鄧擇生先生被害周年紀念告同志	南溟
鄧擇生先生殉國周年祭	南溟
悼鄧演達同志	亞子
哭鄧演達先生	澤民
譯詩	田田生
鄧演達先生與中國革命	光濤
擇生同志的思想輪廓	太任
中國現社會的分析	蔚然
鄧演達先生之死與帝國主義	鐵生

鄧先生的中國土地革命論

復興中國革命與勞動大眾的出路

鄧演達先生的政治主張概觀

鄧先生與中國青年

鄧演達先生的文學主張

鄧演達先生的「文藝觀」探討

鄧演達先生之逝世及中國上層政治之危機

鄧演達先生的生活

追憶鄧擇生先生

故鄧演達氏之回憶

紹揚

秋甫

予之

郭文彪

楊大荒

公亮

方述

永井龍太郎
秋萍譯

中村農夫
平君譯

紀念鄧演達先生

北漢

鄧擇生先生被捕始末記

灼華

附錄

鄧先生的政治主張

鄧演達先生傳略

目次

四

鄧擇生先生被害週年紀念告同志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的領導者，復興中國革命，致力農工平民政權的先驅，爲解放中國民族而堅決反帝的天使——鄧擇生先生，不幸於去年八月十七日被無恥的，殘酷的反動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所刼捕，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被毒惡的劊子手殺害了。今天已是擇生先生離我們而長逝的一週年，在這一天，我們臨風祭悼，環顧萬象皆非的四週，回憶先生宛在的音容，省識自己責任的繁重，是何等的感傷而興奮啊！

鄧同志在不忍出賣革命的叛徒斷送中國農工平民快要獲得的利益，不忍共產黨忽視客觀要求而無意延宕中國革命，創立革命復興理論，遠從海外歸來，領導同志們和廣大農工平民羣衆與敵人爭鬥還不及兩年，遂爲反動統治者所嫉視，謀